

引用格式: 刘愿理, 姚焱, 廖和平.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韧性及影响因素: 以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J]. 资源科学, 2024, 46(12): 2506–2518. [Liu Y L, Yao Y, Liao H P.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key counties assisted by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Youyang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County[J]. Resources Science, 2024, 46(12): 2506–2518.] DOI: 10.18402/resci.2024.12.12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韧性及影响因素

——以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刘愿理^{1,2}, 姚焱¹, 廖和平²

(1. 重庆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0067; 2. 西南大学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摘要:【目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既是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根基,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而脱贫韧性研究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方法】本文引入“韧性”概念,辨析“脱贫韧性”内涵,选取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77个脱贫村作为研究对象,以2023年为评估时点,运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和地理探测器探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韧性水平及影响因素。【结果】①脱贫韧性强调区域系统内生发展、自我更新的能力,是脱贫地区发展能力的具体表现,能够准确反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现状。②研究区脱贫韧性总体水平偏低,地区差异性明显,呈现“葫芦”状分布特征,主要以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为主,抵御外界各类风险的能力较差。③产业发展是提升脱贫韧性的内生型驱动力,能人型和致富能手是提升脱贫韧性的外源型驱动力,数字乡村建设是提升脱贫韧性的需求型驱动力,而政策支持是提升脱贫韧性的保障型驱动力。【结论】通过农村三产融合,党员干部、驻村工作队和致富能人带头作用,激发脱贫户内生动力和智慧乡村建设,可以提高乡村振兴重点县脱贫韧性水平,有利于推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关键词: 脱贫韧性; 影响因素; 乡村振兴; 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 重庆酉阳县

DOI: 10.18402/resci.2024.12.12

1 引言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既是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根基,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2021年8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乡村振兴局发布《关于公布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名单的通知》,根据脱贫摘帽时序、返贫风险等因素确定了16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提出“加快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发展,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的目标。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作为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摘帽县,产业发展起步较晚,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加之需应对外界复杂性、不确定性和

难预测的扰动与冲击(如流行病疫情、自然灾害等),导致该区域恢复力弱,脱贫韧性较差,因而返贫风险较高。脱贫成果巩固与拓展是一项复杂性、动态性和长期性工程,必然要经历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交织扰动,地区脱贫韧性面临持续性挑战。摸清脱贫成果巩固与拓展现状和探析内外部要素相互作用机理,激活区域持续发展活力,增强地区脱贫韧性势在必行。因此,持续提升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贫困是一个综合性、动态性概念,涉及地理学、

收稿日期: 2024-04-13; 修订日期: 2024-07-10

基金项目: 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CSTB2022NSCQ-MSX0464);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2SKGH216); 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K23YD2080071)。

作者简介: 刘愿理,男,四川仪陇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区域经济发展与旅游地理。E-mail: 402952363@qq.com

通讯作者: 姚焱,男,山西大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E-mail: yaoyan@ctbu.edu.cn

2024年12月

经济学、政治学和生态学等多学科领域^[1]。国内外学者关于贫困测度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方法和多维空间分布等方面^[2,3]。具体而言,不同学者依据多维相对贫困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理论,构建了多学科、多视角的评价指标体系^[4,5];测度方法主要涉及多维贫困测度指数、A-F贫困测度、投入产出效率和BP神经网络等方法^[6,7]。2020年后,学术界关于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脱贫稳定性或脆弱性。现有研究认为,脱贫稳定性或脆弱性是指贫困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转变为非贫困地区,处于一种相对稳定或者脆弱的状态^[8],具有静态特征。然而,脱贫成果巩固与拓展作为反贫困战略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具有动态性、区域性和频发性等特征^[9],现有研究重点探讨了其发展现状,尚缺乏动态演化研究。因此,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可持续发展动态研究将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方向。乡村地域系统作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重要组成部分^[10],具有区域性、综合性、风险性、恢复性和适应性等特征,受外部性干扰可能出现兴盛、衰弱和退化现象^[11],各要素组合失调引起的一系列不良表现会导致脱贫地区返贫^[12]。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质是优化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地关系,加快要素的时空流动与组合,提升系统自我更新和发展能力^[13]。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研究基于乡村地域系统内涵,打破了学科界限,旨在探明系统互馈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科学协调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助推乡村振兴^[14]。因此,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为探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理论支撑。

韧性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概念由自然生态学科延伸至人文社会学科,相关研究经历了生态韧性、经济韧性、演进韧性等不同研究阶段^[15-17],旨在探究系统动态演化过程中自身是否能够提高或者降低系统应对潜在风险的能力,实现了由单一生态学视角向经济、环境、社会和灾害等多学科领域扩展,成为了理解“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重要工具,为推动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18]。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韧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构建适应性循环理论等研究体系^[19,20],基于社区特性建立评价指标体系^[21],探究人地系统韧性^[22]、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韧

性^[23]、城市经济韧性^[24]、产业供应链韧性^[25]等科学问题。同时,高质量脱贫和乡村振兴是由一系列内外因素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决定的,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等多个系统,其中一个因素发生了改变就会导致整个系统变化^[26,27],从而影响区域脱贫质量和乡村全面振兴^[28,29]。因此,本文将“韧性”引入脱贫成果研究中,基于时空尺度的多维和动态视角构建脱贫韧性研究体系和基本逻辑框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综上所述,脱贫韧性研究将弥补现有研究仅关注脱贫现状的不足,掌握地区脱贫后应对内外环境扰动的能力,为揭示脱贫地区应对内外环境扰动的响应方式、适应程度及其调控方向和探究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基底提供一个全新视角。但是,目前关于脱贫韧性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相关研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拓展空间:①脱贫韧性概念和内涵尚不明确,难以准确揭示脱贫区域应对内外风险后恢复和发展能力,有待基于多维视域的辨析。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稳定性或脆弱性等“静态”层面的分析,缺乏从动态视角探究脱贫地区持续发展能力。③后脱贫时代脱贫地区可持续减贫机理有待分层辩证研究,以应对不同区域在应对风险能力方面的差异性。因此,本文结合2020年后中国农村减贫新趋势和新要求,将“韧性”引入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研究中,基于多维视角科学认知脱贫韧性概念和内涵,建立脱贫韧性研究理论框架,构建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2023年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简称酉阳县)村域尺度的脱贫韧性水平,为实现高质量脱贫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一种研究范式。

2 理论解析

2.1 脱贫韧性的内涵

综合脆弱性、稳定性、弹性等相关理论及概念,从学理上辨析“脱贫韧性”的概念和内涵,初步厘定脱贫韧性是指脱贫地区在遭受不确定性突发事件后(如市场价格波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等),能够抵御外界干扰、保持相对稳定发展态势、抑制返贫风险的能力。如表1所示,与脱贫稳定性、脆弱性等概念侧重于揭示脱贫发展状态或本底条件不同,

表1 脱贫韧性与脱贫稳定性、脆弱性的逻辑关系

Table 1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stability and vulnerability

认知维度	脱贫脆弱性	脱贫稳定性	脱贫韧性
概念特征	现状性、静态性	现状性、静态性	发展性、动态性
逻辑起点	防止脆弱,杜绝规模性返贫	保持稳定,杜绝规模性返贫	自我更新,乡村全面振兴
核心内容	徘徊在返贫与脱贫间	实现了稳定脱贫	稳定发展态势,提高发展水平
内涵层次	恢复原有状态	保持原有状态	动态交互、螺旋上升
实践指向	降低返贫的脆弱性	提高脱贫的稳定性	提高脱贫的韧性
可持续脱贫的理论演进	—————>		

脱贫韧性内涵更深、外延更广,它不仅代表脱贫地区在抵御内外风险和恢复自身状态过程中的调节能力,更强调区域系统内生发展、自我更新的能力,内部蕴含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动态交互、螺旋上升的发展逻辑。脱贫韧性属于一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态指标,是脱贫地区发展能力的具体表现,能够更加全面地表征区域脱贫后的真实现状和发展趋势,为脱贫地区守住杜绝规模性返贫底线、接续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的科学评判标准。因此,本文将围绕抵御能力、恢复能力、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内涵层次,从资源脱贫韧性、经济脱贫韧性、生态脱贫韧性、文化脱贫韧性和脱贫治理韧性5个维度辨析脱贫韧性的科学内涵,从而为脱贫韧性测度和

影响机理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2.2 脱贫韧性的评价体系构建

2020年后,瞄准脱贫成果巩固与拓展问题,加快推进国家减贫战略全面转型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根据脱贫韧性内涵和已有研究成果^[30-33],结合乡村地域系统和多维贫困理论,认为农村脱贫韧性是物质条件、可行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机统一。因此,本文通过资源脱贫韧性和经济脱贫韧性表征物质条件和可行能力脱贫韧性,通过生态脱贫韧性、文化脱贫韧性和脱贫治理韧性表征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涵盖资源、经济、生态、文化和治理“五位一体”的脱贫韧性评价体系(表2)。其中,资源脱贫韧性反映脱贫村在同等社会经济环

表2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及阐释

Table 2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and interpretation of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support counties

维度	指标	指标阐释
资源脱贫韧性	自来水普及率	通自来水户数/常住人口户数/%
	人均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常住人口人数/(hm ² /人)
	人均安全住房面积	安全住房面积/常住人口人数/(m ² /人)
经济脱贫韧性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本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万元/人)
	人均集体经济收入	集体经济年收入/常住人口人数/(万元/人)
	产业发展覆盖率	本村发展产业的农户/常住人口户数/%
生态脱贫韧性	就业人数占比	劳动力就业人数/劳动力总人数/%
	厕所改造占比	厕改户数/常住人口户数/%
	垃圾分类投放点	本村垃圾集中处理点数量/个
文化脱贫韧性	农药化肥使用强度	农药化肥使用总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kg/hm ²)
	农家书屋藏书册数	本村图书室或农家书屋藏书数量/册
	文化广场占地面积	本村所有文化广场占地面积之和/hm ²
脱贫治理韧性	群众性文化组织	没有群众性文化组织=1;1~2个=2;3~4个=3;5个及以上=4
	村民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村民占比/%
	清单制执行情况	不好=1;一般=2;好=3;非常好=4
	村支两委满意度	根据农户对村支两委的满意度赋值:不满意=1;一般=2;满意=3;非常满意=4
	农村服务信息化水平	没有电商服务站=1;有电商服务站=2

2024年12月

境条件下拥有的资源禀赋,借鉴耿艺伟等^[30]、罗万云等^[34]的研究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考虑到水、土地、住房等资源要素,选取自来水普及率、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安全住房面积来表征,以体现自然资源和生活资源在巩固脱贫成果等方面的作用。经济脱贫韧性表征脱贫村应对突发事件时自身具备较强的经济能力,参考李玉恒等^[25]的研究,从村民收入、村集体收入、“一村一品”和联农、带农、惠农的角度出发,分别选取2023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集体经济收入、产业发展覆盖率和就业人数占比来反映,其中前两者为直接指标,后两者为间接指标。生态脱贫韧性反映脱贫村生态环境承载力,杨浩等^[35]认为脱贫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户生计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进一步地,王萍^[36]提出通过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回收、生活污水和粪便处理、加强农药化肥的使用管理以巩固生态扶贫成果。据此,选取厕所改造占比、垃圾分类投放点和农药化肥使用强度来表征生态脱贫韧性,提升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文化脱贫韧性表征脱贫村文化素质、移风易俗和教育条件,结合杜国明等^[37]、洪名勇等^[38]的研究成果,认为文化脱贫韧性由脱贫地区地方构建的正式制度和地方演变的非正式制度组成,其中正式制度由政府规制修建的农家书屋和文化广场表征,选取农家书屋藏书册数、文化广场占地面积作为指标;非正式制度选取群众性文化组织和村民教育水平作为指标。脱贫治理韧性代表脱贫村乡村治理水平,借鉴陈浩天等^[39]对后脱贫时代乡村治理的研究思路,从技术逻辑、治理逻辑和数字逻辑出发,选取清单制执行情况、村支两委满意度和农村服务信息化水平来表征。

3 研究方法、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

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是一种新兴的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优点是可以避免对指标权重的计算,从而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和客观性^[40]。因此,引入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测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韧性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指标均为正向指标,采用公式(1)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Q_i = \frac{(X_{\max} - X_{\min})(X_i - \bar{X}_i)}{(X_{\max} + X_{\min} - 2\bar{X}_i)X_i + X_{\max}\bar{X}_i + X_{\min}\bar{X}_i - 2X_{\max}X_{\min}} \quad (1)$$

式中: X_i 、 X_{\max} 、 X_{\min} 、 \bar{X}_i 分别为指标*i*的变量值、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经过标准化处理,脱贫韧性评价指标 Q_i 取值都被压缩在[-1, 1]这个区间内。

(2)通过公式(2)计算脱贫韧性指数:

$$F = \frac{\sum_{i,j=1,i \neq j}^m (F_i + 1)(F_j + 1)}{2m(m-1)} \quad (2)$$

式中: F 为系统或子系统的脱贫韧性指数,介于[0, 1]之间; F_i 、 F_j 为第*i*、*j*个分项指标; m 为指标个数。

3.1.2 地理探测器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41],通过地理探测器的分异及因子探测工具探测各指标对脱贫韧性的影响,优势在于无需设置过多假设条件,其结果更趋科学性和合理性。公式如下:

$$q = 1 - \frac{1}{n\sigma^2} \sum_{h=1}^l n_h \sigma_h^2 \quad (3)$$

式中: q 为各指标对脱贫韧性的影响力大小; n_h 为脱贫韧性影响因素的类型*h*(对应一个或多个子区域)内的样本数; σ_h^2 为区域内*h*类型的离散方差; n 为整个区域的样本数; σ^2 为整个区域的离散方差,当维度对相对贫困具有决定力时,每个类型(对应一个或多个子区域)的离散方差 σ^2 会较小,类型(对应一个或多个子区域)之间的离散方差会较大。

3.1.3 影响因子选取

根据实地调查情况,借鉴已有研究成果^[42-45],从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经济基础和政策支撑等维度选取了平均海拔、开车到县城时间、开车到乡镇时间、拥有轿车占比、宽带网络占比、金融支持力度、驻村干部满意度、政府各类资金支持、村干部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就业培训、致富带头人人数、合作社带动户数和特色产业产业发展等13个指标构建脱贫韧性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表3)。

3.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3.2.1 研究区概况

酉阳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研究巩固与拓展脱贫成果重点地区提供了理想案例区。酉阳县地处渝鄂湘黔四省交界处,幅员面积5173 km²,辖39个乡镇(街道)278个行政村(社区),其中

表3 影响因子指标选取

Table 3 Selec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 indicators

指标	指标阐释
平均海拔 X_1	村委会所在地海拔高度/m
到县城时间 X_2	村委会所在地开车到县政府所在地的导航时间/min
到乡(镇)时间 X_3	村委会所在地开车到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导航时间/min
拥有轿车占比 X_4	拥有小轿车户数占本村常住人口户数比例/%
宽带网络占比 X_5	安装宽带网络户数占本村常住人口户数比例/%
金融支持力度 X_6	“扶贫小额信贷”“富民贷”和“愉快助农贷”等金融贷款户数占常住人口户数的比例/%
驻村干部满意度 X_7	不满意=1;一般=2;满意=3;非常满意=4
政府各类资金支持 X_8	2022年各级政府对于行政村的资金支持额度/万元
村干部受教育程度 X_9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村干部占村委干部比例/%
劳动力就业培训 X_{10}	按照培训时长赋值:没有开展培训=1;培训时长1周以内=2;培训时长1周及以上=3
致富带头人 X_{11}	致富带头人数量/人
合作社带动户 X_{12}	合作社带动农户数量/户
特色产业发展 X_{13}	没有特色产业=1;有特色产业=2

130个脱贫村,是重庆市幅员面积最大、脱贫人口最多、巩固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县。

3.2.2 数据来源与检验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问卷调查数据。团队依托课题组项目,于2024年1月和3月分别前往酉阳县开展实地调查。按照“县—乡镇—村”多阶段抽样方法,在130个脱贫村中抽取80个,其中有效样本77个,问卷有效率达到96.25%。②半结构化访谈。通过与村内驻村干部、党员、致富带头人等座谈,获取访谈资料162份。③全县宏观数据来源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统计年鉴》和《农村经济统计报表》。同时,问卷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量

表整体信度达到0.733,各子量表均大于0.700; Bartlett球形度显著($P < 0.05$),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效度分析显示样本数据的KMO(Kaiser-Meyer-Olkin)值达到0.712(大于0.6),表明本次调查数据可以采用因子分析、主成分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运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发现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0.27%(大于0.6),符合科学研究要求^[46]。

4 结果与分析

4.1 脱贫韧性测度

4.1.1 脱贫韧性总体分析

根据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测算研究区脱贫韧性指数,其值越大表明脱贫韧性越强,返贫风险就越小。结果显示(表4),研究区抽样村脱贫韧性指数整体偏低,平均值为0.380,说明该区域返贫风险较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压力较大。其中,研究区脱贫韧性最大值为0.558,最小值为0.281,两者相差近2倍,区域差异性较大。从各维度来看,资源脱贫韧性指数平均值最大,为0.302;其次是生态脱贫韧性指数,平均值为0.272;经济脱贫韧性居中,平均值为0.242;而脱贫治理韧性和文化脱贫韧性较低,平均值分别为0.175和0.173。同时,本文通过ArcGIS 10.8软件的自然断裂点法,将脱贫韧性指数类型划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5个等级。数据分析显示,研究区脱贫韧性指数呈现“葫芦”状分布特点,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行政村的数量分别属于“葫芦”上下部分的峰值区,数量共计52个,占总样本的67.53%;而高水平、中等水平和低水平仅有7、10和8个,占比分别为9.09%、12.99%和10.39%。

4.1.2 脱贫韧性各维度分析

(1)资源脱贫韧性指数。资源脱贫韧性表征脱

表4 脱贫韧性描述性统计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维度	最大值	上四分位	中位数	下四分位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资源脱贫韧性	0.983	0.152	0.224	0.356	0.097	0.302	0.197	0.672
经济脱贫韧性	0.628	0.157	0.216	0.290	0.046	0.242	0.127	0.523
生态脱贫韧性	0.736	0.068	0.231	0.412	0.000	0.272	0.210	0.766
文化脱贫韧性	0.484	0.078	0.147	0.216	0.006	0.173	0.120	0.693
脱贫治理韧性	0.502	0.000	0.165	0.225	0.000	0.175	0.167	0.973
脱贫韧性	0.558	0.334	0.368	0.411	0.281	0.380	0.055	0.145

2024年12月

贫困地区面对内外部压力时物质资源的丰度和韧性,以确保脱贫户不愁吃、不愁穿、住房有保障、饮水有保障等。表4显示,研究区资源脱贫韧性指数平均值为0.302,是所有维度中的最大值,但地区差异性显著,资源脱贫韧性指数介于0.097~0.983,最大值是最小值的10.13倍。脱贫攻坚以来,酉阳县各级政府加大对贫困村和贫困户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投入,在2019年顺利实现脱贫摘帽,脱贫户吃穿、饮水、住房等有了基本保障。2020—2023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期间,该地区紧紧围绕脱贫村和脱贫户的物质资源条件,提高自来水覆盖率,截至调查时点抽样村自来水覆盖率达到93.35%,其中48个抽样村实现了自来水全覆盖。同时,所有农户至少有一处安全住房,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占比达到92.17%,住房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因此资源脱贫韧性指数较高。但是,由于酉阳县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各行政村地区差异性较大,部分耕地资源匮乏和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的行政村,资源脱贫韧性指数较低,导致资源脱贫韧性区域发展均衡性较差。

(2)经济脱贫韧性指数。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户人均收入是解决返贫风险的关键因素,产业发展和稳定就业又是增加收入的核心。表4显示,研究区经济脱贫韧性指数平均值为0.242,处于各维度的中等水平。其中,经济脱贫韧性指数最大值0.628,为龙潭镇花莲村,该村立足绿色发展,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坚持“世外桃源,宁静酉阳”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探索平坝富民强村的现代化新路子,被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评为“重庆市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最小值0.046,为清泉乡池水村,该村地处酉阳县西部,与贵州省接壤,距离镇中心和县中心较远,地理区位条件较差,产业发展条件较差,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仅1万元左右,因此经济脱贫韧性指数最低。

(3)生态脱贫韧性指数。绿色发展和最美乡村建设是新时期脱贫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底线,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石,需要进一步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提高脱贫地区生态脱贫韧性,防止因生态环境影响生活生产,从而导致返贫。表4显示,研究区生态脱贫韧性指数介于0.000与0.736之

间,平均值为0.272,位居各维度的第三。截至2023年底,酉阳县大力实施“厕所革命”,推进农户家中卫生厕改造升级,但是77个抽样村进行厕改农户占比仅为40.41%;人居环境整治以来,77个抽样村均设置了垃圾处理点,但存在“为了设置而设置”的现象,实地调查发现有33个行政村垃圾处理点未投入使用,其中83.21%的农户反映垃圾处理主要依靠焚烧、填埋等方式处理。同时,研究区农业发展主要依靠传统耕作,农药化肥使用量较大,导致生态环境受损,且农产品质量和价值较低。可见,研究区抽样村生态脱贫韧性有待提升,应以生态脱贫韧性促进脱贫韧性,提高防返贫能力。

(4)文化脱贫韧性指数。精准扶贫,关键在人,“志智双扶”不仅解决了物质层面的贫困,也解决了精神层面的贫困。表4显示,研究区抽样村文化脱贫韧性指数最低值仅为0.006,是庙溪乡湘河村,该村既没有农家书屋也没有群众性文化组织,高中文化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仅为8.33%。最高值为0.484,是桃花源街道的钟坨村,该村地处县城所在地,文化广场、群众性文化组织、村民教育水平等均高于其他行政村。整体上,研究区文化脱贫韧性指数平均值仅为0.173,是所有维度中的最低值,说明文化脱贫韧性程度较低,返贫风险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是该地区为少数民族自治县,近年来文化水平虽然提升较快,但总体水平较低,农家书屋藏书现状相对比较薄弱,除了县城所在的行政村外,其他抽样村群众性文化组织较少,农户业余生活较单一,生活质量有待提升。

(5)脱贫治理韧性指数。乡村治理是新时期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手段。表4显示,研究区抽样村脱贫治理韧性指数平均值为0.175,仅高于文化脱贫韧性指数,说明研究区乡村治理在防返贫工作中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是提升研究区脱贫韧性的短板。从各个行政村来看,脱贫治理韧性指数最高值仅为0.502,是花田乡张家村,该村作为“双网格化”治理试点示范地,逐渐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乡村治理水平相对较高,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支撑。最低值为0.000,共有3个村,包括涂市镇麻田村、宜居乡长田村和两罾乡榄溪村,该地区清单制执行情况相对较差,农户对其

满意度分别为67.54%、69.83%和71.15%，农村服务信息化水平总体较低，数字乡村治理有待完善。

4.2 脱贫韧性影响因素识别与分析

4.2.1 影响因素识别

本文将抽样村脱贫韧性指数作为因变量，13个影响因子作为自变量，通过ArcGIS 10.8软件自然断裂点法将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分级处理，然后运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影响因子探测分析。

表5结果显示，13个自变量中共有8个因子在不同水平下显著。具体而言，驻村干部满意度的决定力最大， q 值为0.384，说明驻村干部对该地区脱贫韧性的影响最大；而特色产业发展、宽带网络占比和金融支持力度对研究区脱贫韧性的决定力次之，分别为0.287、0.249和0.233，主要源于研究区各个行政村落实“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政策效果较好，实现每村至少有一项特色产业，脱贫户获取发展信息渠道畅通，国家各类金融贷款支持力度较大，都有利于提高地区脱贫韧性水平；合作社带动户数、致富带头人人数、到县城时间和村干部受教育程度4个因素对研究区脱贫韧性的决定力分别为0.215、0.190、0.167和0.158，说明合作社和致富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较强的作用，而到县城时间和村干部受教育程度直接关系地区地理位置和管理人才的素质，所以也对地区脱贫韧性有一定的影响；平均海拔、到乡镇时间、拥有轿车占比、政府各类资金支持和劳动力就业培训5个因素对脱贫韧性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一方面，脱贫攻坚战胜利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解决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问题，降低了平均海拔对抽样村脱贫韧性的影响，同时进

一步改善了交通条件，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倾向于县城或邻近的重庆市南川区，使到乡镇时间的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各抽样村拥有轿车的农户比例维持在较低水平，对该区域脱贫韧性的影响不显著；同时，2020年后各级政府资金支持和劳动力培训力度有所下降，降低了对脱贫韧性的影响程度。

4.2.2 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前文脱贫韧性影响因素识别结果，本文基于宏观视角从产业发展、引领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和区域政策4个方面探索脱贫韧性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脱贫韧性水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

(1) 产业发展是提升脱贫韧性的内生型驱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世界减贫奇迹，而发展产业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产业扶贫是一种以产业为杠杆的开发过程，目的在于实现贫困户与贫困区域的协同发展，根植发展基因，阻断贫困发生的动因。2020年后，各地区持续发力，坚持“一村一品”思路，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有效助推乡村振兴，提高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增加了农户收入，激活了地方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了经济脱贫韧性和生态脱贫韧性。具体而言，借助产业发展提升脱贫韧性的内在逻辑，在村镇范围内增加公共投资、培育主导产业，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农户积极参与产业价值链各环节，激活地区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纾解内外风险的能力。研究显示，研究区平均每村发展了2.92个特色产业，合作社平均带动户数86.84户，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产业覆盖率

表5 研究区脱贫韧性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Table 5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in the study area

自变量	q 值	p 值	自变量	q 值	p 值
平均海拔 X_1	0.102	0.141	政府各类资金支持 X_8	0.131	0.125
到县城时间 X_2	0.167**	0.047	村干部受教育程度 X_9	0.158*	0.071
到乡镇时间 X_3	0.142	0.106	劳动力就业培训 X_{10}	0.128	0.126
拥有轿车占比 X_4	0.116	0.113	致富带头人人数 X_{11}	0.190**	0.023
宽带网络占比 X_5	0.249***	0.000	合作社带动户数 X_{12}	0.215**	0.010
金融支持力度 X_6	0.233***	0.004	特色产业发展 X_{13}	0.287***	0.000
驻村干部满意度 X_7	0.384***	0.000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2024年12月

66.01%。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区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较少,抽样村分别共计6个和16个;同时虽然合作社发展数量较多,但合作社发展质量较差。综上所述,产业发展仍是影响地区脱贫韧性的主要因素,具体表现:①地区发展产业项目仍集中在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第一产业,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农产品加工服务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服务业发展相对匮乏;②地区特色产业的覆盖率不足,带动农户数相对较少,产业发展的成熟度和技术要求阻滞了经济脱贫韧性的发展;③各地区虽发展大量的合作社,但借助合作社实现农户参与产业链的效益较差,合作社未充分发挥助推产业发展的效益。

(2)引领带动是提升脱贫韧性的外源型驱动力。脱贫攻坚以来,驻村干部、村干部和致富能人是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领头雁”,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在“后脱贫时代”以驻村干部为代表的“领头雁”为脱贫地区提高经济脱贫韧性、文化脱贫韧性和脱贫治理韧性提供重要助力,其引领作用是提高脱贫韧性,实现乡村振兴必不可少的动力源泉。具体而言,引领带动作用对提升乡村脱贫韧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委派驻村干部,要求其“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打通了城乡干部人才流动渠道,提高了基层组织管理能力,推动清单制和农村服务信息化建设,提升了脱贫治理韧性,如抽样村中积极推行清单制的43个行政村脱贫韧性(0.411)比未落实或落实效果不佳的行政村(0.351)高17.14%。②致富带头人作为农户发展生产的榜样,通过言传身教生动形象地为脱贫户解决了“发展什么”“如何发展”“收益如何”的顾虑,带领脱贫户从事生产活动,增加农户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了经济脱贫韧性。③村干部能力和素质对于行政村的发展至关重要,高学历的村干部接收新鲜事物能力较强,能够把握发展的新机遇,重视村域群众性文化建设,群众满意度高,从而提高了脱贫的文化脱贫韧性和脱贫治理韧性,是提升脱贫韧性的关键。研究结果显示,抽样村有19个行政村至少具备1名本科文化程度的干部,其脱贫韧性指数均值为0.42,明显高于研究区的平均值,村支两委满意度均达到100%。

(3)数字乡村建设是提升脱贫韧性的需求型驱动力。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更是提高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韧性的现实需求。脱贫攻坚期间,中国政府重点改善了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以满足地区发展的基本需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对乡村的数字化建设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乡村、智慧乡村建设有益于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积极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农村延伸,从而提高农村信息化服务水平,加强农村地区知识传播,助推乡村旅游、直播带货等特色产业发展,进而提高脱贫的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韧性。研究显示,研究区抽样村宽带网络安装占比57.80%,其中宽带网络安装占比达到90%以上的共计11个行政村,其脱贫韧性平均指数0.42,高出研究区平均值10.52个百分点,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对脱贫韧性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研究结果显示,距离县城时间将影响地区脱贫韧性值,如天山堡村紧邻县政府所在地,其脱贫韧性指数0.40,明显高于全县平均值;而官楠村到县政府所在地乘车需要115 min,脱贫韧性指数0.36,低于全县平均值。究其原因,可能是距离县城时间会影响脱贫户获取生产生活资料和农产品销售的便利度,尤其影响接收外界新鲜事物和获取最新产业发展支持政策,表明信息要素与脱贫韧性之间有较强的关联性。随着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和电子政务的延伸,数字乡村建设对脱贫韧性的贡献日渐明显,农户接受外来知识、掌握生产销售信息更为便捷,享受农村电子政务服务更加快捷,推动乡村脱贫成果更加稳固,乡村产业发展和治理能力更加有效,实现脱贫韧性的长足进步。

(4)政策支撑是提升脱贫韧性的保障型驱动力。脱贫攻坚以来,中国政府整合各类资金,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积极支持和鼓励贫困户发展产业,对无劳动力的贫困户进行政策性兜底。诸如住房、饮水、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政策保障和产业发展、就业帮扶、乡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明显提升了农村地区的脱贫韧性,并重点体现在资源、经济、生态和文化等方面,特别是在经济脱贫韧性提升方面成效尤为显著。金融帮扶政策的实施能够鼓励农户发展特色产业,降低农户融

资成本,尤其是解决脱贫户资金难的问题,从而激发农户内生动力,增加生产性和经营性收入,提高脱贫的经济脱贫韧性。2020年后重庆市持续强化金融帮扶力度,相关部门联合金融机构在继续推行扶贫小额信贷的基础上,推出“富民贷”和“渝快助农贷”,实行免抵押免担保,统一执行1年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优惠利率,大力支持农户发展生产。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区抽样村2023年脱贫户申请各类金融贷款户数占比3.38%,其中金玉村申请各类贷款的户数占比20.08%,脱贫韧性指数达到0.49,是全县脱贫韧性指数平均值的128.94%。同时,以驻村政策为代表的系列政策支撑仍发挥重要作用,持续带领脱贫地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增强脱贫地区资源、经济、生态、文化和治理方面的韧性,推动脱贫地区韧性的提升。

5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5.1 结论

本文旨在梳理和厘定脱贫韧性的科学内涵与特征,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77个行政村为案例区,探究2023年脱贫韧性水平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脱贫韧性是指脱贫地区在遭受不确定性突发事件后抵御外界干扰、保持相对稳定发展态势、抑制返贫风险的能力,其内涵深、外延广,更能反映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现状。其中,脱贫韧性强调区域系统内生发展、自我更新的能力,内蕴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动态交互、螺旋上升的发展逻辑,属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态指标,是脱贫地区发展能力的具体体现,能够更加全面反映区域脱贫后的真实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可行的实践批判标准。

(2)研究区脱贫韧性总体水平偏低,地区差异性明显,呈现“葫芦”状分布特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压力较大。研究区脱贫韧性指数平均值0.380,各样本村介于0.281~0.558,地区差异性较大,脱贫韧性指数等级划分呈现“葫芦”状分布特点,即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行政村的数量分别位于“葫芦”上下部峰值区。各维度来看,资源脱贫韧性指数最大,其次是生态脱贫韧性指数和经济脱贫韧性指数,而

脱贫治理韧性和文化脱贫韧性指数最低。

(3)产业发展、引领带动、数字乡村建设和政策支撑是影响脱贫韧性的重要因素。其中,产业发展是提升脱贫韧性的内生型驱动力,能人型干部和致富带头人等引领带动作用提升脱贫韧性的外源型驱动力,数字乡村建设是提升脱贫韧性的现实需求,而政策支撑是提升脱贫韧性的基本保障。

5.2 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最薄弱地区,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止规模性返贫最核心的地区。因此,本文基于研究区脱贫韧性水平和影响机理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一个过程,在贫困治理中既要借鉴过往经验,也要结合发展的新特点,立足村情,提出贫困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提高落后地区的脱贫韧性。应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相互沟通交流,摒弃以邻为壑的狭隘思维,构建村集体间的命运共同体,通过分享成功经验助推脱贫成果巩固与拓展,启迪和拓宽发展的新思路。

(2)因地制宜,发挥各乡镇村的资源特性和生态优势,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强化乡村治理和文化传导,发挥长板,补齐短板。①立足村情,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各村结合三产发展现状,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庭院经济等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破行政界线,建立农产品加工厂,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同时,挖掘农业多功能,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加强以政府驱动为主导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注重培育农户内生发展动力,树立种养殖大户的模范示例作用。②“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和致富能手带动作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驻村干部引导脱贫户树立发展新理念,传递发展新政策,激发内生动力;能人型村干部和致富能手通过自身发展产业、就近就业等示范作用带动脱贫户效仿。③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服务信息化水平。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完成村级电网升级,提高宽带网络覆盖率,打造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社会服务等一体化数字平台,实现各类信息资源实时全域共享,努力打造智慧乡村。④

2024年12月

积极推行清单制和积分制。一方面,村级事务以清单的形式定期向村民公示,明确各项事务办理要求和办理时限,形成规范化的乡村治理模式。另一方面,积极实施积分制,激发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调动农户内生动力。⑤持续发挥金融帮扶作用。持续发挥金融帮扶作用,解决脱贫户发展产业资金困难的问题。

5.3 研究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进一步探索和研究。首先,调查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囿于部分村域部分数据难以统计与获取,如各类消耗品的人年均消费量、低端服务业、信息技术从业人员占比、用电量等,难以对脱贫韧性水平进行完全准确地表征,未来研究可以在更完善的村域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其次,基于2023年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探讨,未能充分探讨长时间跨度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韧性的韧性及影响机理变化,未来研究可以从更宽的时间跨度进行研究,剖析脱贫韧性的演进规律和特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李玉恒, 武文豪, 宋传垚, 等. 世界贫困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关键问题研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1): 42-50. [Li Y H, Wu W H, Song C Y, et al.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world poverty reduction and key problems analysis[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34(1): 42-50.]
- [2] 严小燕, 祁新华, 潘颖, 等. 贫困退出背景下返贫脆弱性评价: 融合区域与个体的新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2): 440-458. [Yan X Y, Qi X H, Pan Y, et al.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return-to-poverty under poverty elimination in China: A new integrated regional and individu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2): 440-458.]
- [3] 田宇, 许建, 麻学锋. 武陵山片区多维贫困度量及其空间表征[J]. 经济地理, 2017, 37(1): 162-169. [Tian Y, Xu J, Ma X 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ntiguous special poverty-stricken areas: A case study on key cit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poverty allevi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 162-169.]
- [4] 黄耿志, 柴力行. 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3, 43(3): 162-171. [Huang G Z, Chai L X.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tate-level poor counties of China[J]. Economic Geogra-
- [5] 潘思宁, 朱震锋, 张雪, 等. 国内外多维贫困的文献研究: 理论内涵、评定标准及测度方法[J]. 中国林业经济, 2022, (3): 27-32. [Pan S N, Zhu Z F, Zhang X, et al. Literature research 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t home and abroa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J]. China Forestry Economics, 2022, (3): 27-32.]
- [6] Alkire S,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7): 476-487.
- [7] 严小燕, 祁新华. 贫困动态的测度方法与演化机制[J]. 地理学报, 2021, 76(10): 2425-2438. [Yan X Y, Qi X H. The measurement method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poverty dynamic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10): 2425-2438.]
- [8] 李玉山, 卢敏, 朱冰洁.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 基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的经验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 (5): 60-82. [Li Y S, Lu M, Zhu B J. Implementation of diversifie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out-of-poverty farming household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adjacent ethnic areas of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Province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1, (5): 60-82.]
- [9] 刘愿理, 廖和平, 李靖, 等. 后2020时期农户相对贫困测度及机理分析: 以重庆市长寿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 960-971. [Liu Y L, Liao H P, Li J, et al. Measurement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the post-2020 period: A case study of Changshou District, Chongqing Municipalit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6): 960-971.]
- [10] 陆大道, 郭来喜. 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论吴传钧院士的地理学思想与学术贡献[J]. 地理学报, 1998, (2): 3-11. [Lu D D, Guo L X. Man-earth areal system: The core of geographical study: On the geographical thoughts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academician Wu Chuanjun[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8, (2): 3-11.]
- [11] 刘彦随, 龙花楼, 李裕瑞. 全球乡城关系新认知与人文地理学研究[J]. 地理学报, 2021, 76(12): 2869-2884. [Liu Y S, Long H L, Li Y R.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based on the new thinking of global rural-urban relationship[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12): 2869-2884.]
- [12] 周扬, 李寻欢. 贫困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与学科前沿[J]. 地理学报, 2021, 76(10): 2407-2424. [Zhou Y, Li X H. Basic theories and frontiers of poverty geography[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10): 2407-2424.]
- [13] 刘彦随, 周成虎, 郭远智, 等. 国家精准扶贫评估理论体系及其实际应用[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 35(10): 1235-1248. [Liu Y S, Zhou C H, Guo Y Z, et al. Theoretical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ssessment[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0, 35(10): 1235-1248.]

- [14] 龙花楼, 徐雨利, 郑瑜晗, 等.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J]. 经济地理, 2023, 43(7): 12-19. [Long H L, Xu Y L, Zheng Y H, et al.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unde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7): 12-19.]
- [15] Folke C, Carpenter S R, Walker B, et al. Resilience thinking: Integratin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J]. Ecology and Society, 2010, 15(4): 1-9.
- [16] 孙久文, 孙翔宇. 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和在中国应用的探索[J]. 经济地理, 2017, 37(10): 1-9. [Sun J W, Sun X Y. Research progr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exploration of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0): 1-9.]
- [17] 袁年兴, 朱海龙, 袁瑞萍, 等. 贫困治理视角下中国家庭韧性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基于CFPS2018数据的多阶段估计模型分析[J]. 西北人口, 2023, 44(2): 94-103. [Yuan N X, Zhu H L, Yuan R P, et al. A study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ese family resilience from a poverty governance perspective: Analysis of a multi-stage estimation model based on CFPS2018 data[J].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2023, 44(2): 94-103.]
- [18] 王成, 代蕊莲, 陈静, 等. 乡村人居环境系统韧性的演变规律及其提升路径: 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重庆西部片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3): 645-661. [Wang C, Dai R L, Chen J, et al.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law and promotion pathwa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system resilience: A case study of Western Chongqing, a national pilot area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3): 645-661.]
- [19] Gunderson L H, Holling C S.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M].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002.
- [20] Cimellaro G P, Renschler C, Reinhorn A M, et al. Peoples: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resilience[J]. Journal of Structural Engineering, 2016, 142(10): 1-13.
- [21] Cutter S L, Burton C, Emrich C T. Disaster resilience indicators for benchmarking baseline conditions[J].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2010, 7(1): 1-12.
- [22] 盖美, 徐晶晶, 岳鹏. 环渤海地区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形成机制[J]. 资源科学, 2024, 46(3): 565-582. [Gai M, Xu J J, Yue P.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association network of coastal human-nature system resilience in the Bohai Rim region[J]. Resources Science, 2024, 46(3): 565-582.]
- [23] 王成, 吴昕玥. 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韧性扰动因素的空间效应及作用关系[J]. 资源科学, 2022, 44(8): 1604-1614. [Wang C, Wu X Y. Spatial effect and relationship of disturbances to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production spatial system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J]. Resources Science, 2022, 44(8): 1604-1614.]
- [24] 吴康, 宋嘉卓, 陈艺文. 人口增长与收缩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 基于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J]. 资源科学, 2024, 46(2): 249-261. [Wu K, Song J Z, Chen Y W.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shrinkage on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human capital[J]. Resources Science, 2024, 46(2): 249-261.]
- [25] 朱永光, 张伍丰, 王迪, 等. 中国铜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评价[J]. 资源科学, 2023, 45(9): 1761-1777. [Zhu Y G, Zhang W F, Wang D, et al. Resilience evaluation of China's copper resources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J]. Resources Science, 2023, 45(9): 1761-1777.]
- [26] 朱媛媛, 汪紫薇, 乔花芳, 等.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规律及影响机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7): 1748-1765. [Zhu Y Y, Wang Z W, Qiao H F, et al. The resilience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the “ruralism-ecology” system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Dabie Mountains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7): 1748-1765.]
- [27] 何艳冰, 周明晖, 贾豫霖, 等. 基于韧性测度的传统村落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8): 222-231. [He Y B, Zhou M H, Jia Y L, et al. Touris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resilience measurement: A case study of Henan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8): 222-231.]
- [28] 赵黎.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共同富裕: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双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 (8): 60-83. [Zhao L. How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 dual-ca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3, (8): 60-83.]
- [29] 雷晓康, 汪静.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贫困地区韧性治理的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0(1): 92-99. [Lei X K, Wang J. Implementing path and promoting strategy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in poverty stricken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Jinan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30(1): 92-99.]
- [30] 耿艺伟, 李效顺, 陈伟强, 等. 乡村地域系统韧性类型识别与驱动机制研究: 以豫东平原区商丘市睢阳区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9): 1755-1768. [Geng Y W, Li X S, Chen W Q,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resilience types and driving mechanism: Taking Suiyang District, Shangqiu City as an exampl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9): 1755-1768.]
- [31] 汪东川, 龙慧, 王康健, 等.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强度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分析[J]. 生态学报, 2023, 43(15): 6321-6331. [Wang D C, Long H, Wang K J, et 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intensity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Beijing-Tianjin-Hebei[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3, 43(15): 6321-6331.]

2024年12月

- [32] 赵领娣, 孙兆旭. 海岸带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韧性协同发展演化及空间收敛特征[J]. 经济地理, 2023, 43(7): 119-129. [Zhao L D, Sun Z X. Evolu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coastal cities and its spatial convergence featur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7): 119-129.]
- [33] 李根, 刘欣雨, 刘家国, 等. 产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韧性? 基于突变级数与双固定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 中国管理科学, 2023, 31(12): 249-260. [Li G, Liu X Y, Liu J G, et al. How does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affect the green resilienc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atastrophe progression and double fixed dynamic spatial durbin model[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23, 31(12): 249-260.]
- [34] 罗万云, 郭世豪, 贾铖. 社会资本能否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基于生计策略转型视角[J]. 林业经济, 2023, 45(12): 30-53. [Luo W Y, Guo S H, Jia C. Can social capital reduce the relativ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strategy transition[J]. Forestry Economics, 2023, 45(12): 30-53.]
- [35] 杨浩, 赵文宸豪, 曾维忠. 脱贫地区农户生计转型是否具有生态环境溢出效应? 基于碳排放视角的微观验证[J]. 农村经济, 2023, (5): 77-88. [Yang H, Zhao W C H, Zeng W Z. Do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livelihood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hav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pillover effects? Micro verification based on carbon emission perspective[J]. Rural Economy, 2023, (5): 77-88.]
- [36] 王萍. 新发展阶段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中的返贫风险及其防控机制构建[J]. 重庆社会科学, 2021, (10): 30-40. [Wang P.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of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achievements of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J].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21, (10): 30-40.]
- [37] 杜国明, 刘美, 薛濡壕. 基于多维测度框架的贫困县脱贫质量评价[J]. 地理科学, 2021, 41(7): 1227-1236. [Du G M, Liu M, Xue R H. Evalu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quality of poor counties based on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framework[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7): 1227-1236.]
- [38] 洪名勇, 娄磊, 龚丽娟, 等. 地方知识演化的非正式制度与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以贵州省苗族村庄友娘村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 (5): 21-43. [Hong M Y, Lou L, Gong L J, et al. Informal institutions of local knowledge evolution and poverty governance mechanism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 analysis based on a case study in Youniang Village, a Miao village in Guizhou Province[J]. China Rural Survey, 2022, (5): 21-43.]
- [39] 陈浩天. 后扶贫时代脱贫清单的数字化运作及信息共享理路[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 (7): 78-83. [Chen H T. Digital 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of poverty relief list in 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0, (7): 78-83.]
- [40] 刘愿理, 廖和平, 李靖, 等. 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多功能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20, 34(2): 75-83. [Liu Y L, Liao H P, Li J, et al.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ulti-functional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use in ecological frangible regions[J]. China Land Science, 2020, 34(2): 75-83.]
- [41] 刘愿理, 廖和平, 蔡拔林, 等. 基于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2, 32(5): 165-175. [Liu Y L, Liao H P, Cai B L, et al. Multidimensional relative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arm households based on different livelihood types[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2, 32(5): 165-175.]
- [42] 蒋辉, 陈瑶, 刘兆阳. 中国粮食生产韧性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3, 43(6): 126-134. [Jiang H, Chen Y, Liu Z Y.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production resilience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6): 126-134.]
- [43] 邱明丽, 刘殿锋, 刘耀林. 乡村韧性理论框架与测度体系[J].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8): 107-114. [Qiu M L, Liu D F, Liu Y L. Review 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resilience[J]. China Land Science, 2021, 35(8): 107-114.]
- [44] 方叶林, 王秋月, 黄震方, 等. 中国旅游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及影响机理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3): 417-427. [Fang Y L, Wang Q Y, Huang Z F,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ourism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mechanism of impact in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3): 417-427.]
- [45] 狄乾斌, 陈科其, 陈小龙. 疫情冲击下北京市旅游业经济韧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3, 43(1): 133-140. [Di Q B, Chen K Q, Chen X L.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measurement of Beijing's tourism industr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J].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1): 133-140.]
- [46] 雷绪斌, 李辉, 王本礼. 宅基地三权分置农民响应意愿的激励机制: 浙江德清与湖南浏阳的调研证据[J]. 经济地理, 2023, 43(7): 191-202. [Lei X B, Li H, Wang B L. Incentive mechanism of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form of separation of the three rights of homesteads: Evidence from Deqing, Zhejiang Province and Liuyang, Hunan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7): 191-202.]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key counties assisted by rural revital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Youyang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County

LIU Yuanli^{1,2}, YAO Yan¹, LIAO Heping²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results is not only fundamental to effect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th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for which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and perspective. [Methods] This study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and analyzed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We selected 77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Youyang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County as the study area, with 2023 serving as the assessment year, and explored the level of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support counties by using the fully aligned polygonal composite graphical method and geographic detector. [Results] (1)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emphasizes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self-renewal ability of the regional system, which is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can accurately refl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solidating poverty eradication results or outcomes. (2) The overall level of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in the study area is low, with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characterized by a gourd-shaped distribution, that is, the number of higher level and lower level villages are in the upper and lower peak areas of the “gourd” respectively, and the ability to cope with various external risks is poor. (3)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capable cadres and money-making genius are the exogenous driving forc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is the demand driving force, and policy support is the guarantee driving force to enhancing the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Conclusion] By integrating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e leading role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village task forces and money-making genius, stimulating of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households out of poverty,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villages, it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in key count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poverty eradication resilience; influencing factors; rural revitalization; fully aligned polygonal composite graphical method; Youyang County, Chongqing Municipality